

县区级综合年鉴的差异化 发展路径

——基于县区级综合年鉴的困境与机遇分析

黄 铭*

摘 要 县区级综合年鉴在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中占比最大,在编纂出版工作中遇到的困境也最为复杂。县区级综合年鉴框架同质化现象严重,“千鉴一面”的现象违背了地方综合年鉴彰显地域特色的要求。但县区级综合年鉴也具有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不具备的发展机遇,如县区级年度性地情资料品种少而需求大,下级行政区域基本没有官方组织编纂的权威地情资料,因此县区级综合年鉴应从框架设计、资料收集、条目设置等方面彰显本级地域特色,并尽可能收录下级行政区域资料信息。在年鉴资料开发利用环节,强化发行工作,因地制宜开发各类年鉴产品,探索自上而下推动地情网站发布年鉴电子版资料,拓展年鉴资料的利用率。

关键词 县区级综合年鉴 差异化发展 框架设计 开发利用

县区级综合年鉴是地方综合年鉴中的一个重要种类,根据截至2017年7月的统计,“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28个省级综合年鉴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级综合年鉴实现‘全覆盖’目标。353个市级行政区划全部启动综合年鉴编纂……2844个县区级行政区划中有2543个启动综合年鉴编纂工作,尚有涉及21个省区市的301种县区级综合年鉴编纂工作未启动。在已经启动编纂的县区级综合年鉴中,涉及24个省区市的420种县区级综合年鉴未实现一年一鉴,涉及28个省区市的820种县区级综合年鉴未实现公开出版。全国各省区市未启动编纂和已启动编纂但未公开出版县区级综合年鉴的共计1094种”^①。

从数据可见,县区级综合年鉴是三级综合年鉴中数量最庞大的种类,而县区级综合年

* 黄铭,男,福建省福州市人,《福州年鉴》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学、年鉴学。

① 《全国地方志系统“两全目标”工作推进会暨援藏援疆工作座谈会、“继承中华传统,弘扬方志文化”论坛暨2017年全国地方志史期刊工作会议综述》,《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9期。

鉴的一年一鉴和公开出版的情况也是三级综合年鉴中最为薄弱的。县区级综合年鉴庞大的基数决定了其编纂出版情况也极具差异性,一是不同县域的地情差异决定了各自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二是县区级综合年鉴作为一个类型,与省级综合年鉴、地市级综合年鉴存在差异。承认这一差异,就意味着县区级综合年鉴的发展模式,无论是在年鉴的篇目设计、内容资料,还是在年鉴的使用、年鉴信息资料开发等方面,不能照搬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的模式,而应当结合县区级行政区域与省级、地市级行政区域的差异,探索县区级综合年鉴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一、县区级综合年鉴差异化发展的现状

(一)千鉴一面的现象与突出地域特色存在差异

地域性是地方综合年鉴的显著特征。“最能反映地方综合年鉴个性特征的是乡土特性、乡土气息。”^①地方综合年鉴以一定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记录该行政区域的年度地情信息,内容一般不超出本区域。这种地域的界定,决定了地方综合年鉴的差异化。不同地域的自然禀赋、历史积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必然不同,因此不同地域的综合年鉴无论在框架设计、内容记述侧重点,还是装帧设计、载体形式等方面,应存在差异。

与理论上的差异化形成对比反差的是,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实际中,“千鉴一面”仍是普遍现象,^②尤其是照搬其他年鉴框架的现象比比皆是,地方综合年鉴同质化的情况依然严峻。可以说,同质化是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地域性特征的偏离,是对地方综合年鉴差异化发展的“背道而驰”。

(二)县区级综合年鉴同质化趋势加重的原因

县区级综合年鉴的开编和公开出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推动。根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规定,到2020年要实现“两全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实现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由于有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相对成熟的编纂模式和工作模式作为范例,县区级综合年鉴尤其是近年来新开编的县区级综合年鉴,为了尽快完成开编或编纂任务,往往在篇目设计、组稿流程、装帧设计等方面,借鉴或是照搬了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的做法。在一个省内或一个市内,为数众多的县区级综合年鉴共同借鉴同一部省级或地市级综合年鉴,往往容易造成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的同质化趋势越发明显。

(三)差异化发展是提升年鉴质量和使用价值的重要途径

县区级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与省级、地市级行政区域仍有较大差异,这就造成县区级综合年鉴记述信息资料的范围、数量和重点不可能完全照搬省级、地市级综合年

^① 杨军仕、王守亚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② 吕鸿雁:《我国年鉴编辑出版存在的问题与成因》,《现代传播》2016年第12期。

鉴的篇目设计、信息资料收集侧重点、年鉴出版物形式;加之县区级综合年鉴工作机构在人员数量、专业技术人员配置、财政资金数量等方面,都与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工作机构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也决定了县区级综合年鉴工作机构在工作模式等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工作机构的做法,必须结合各县区级行政区域不同的实际情况,探索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强调县区级综合年鉴需要探索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就是要求不同的县区级综合年鉴能够挖掘本区域内“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地域特色,无论是自然、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都需要找到本区域与其他区域不一样的特色,并将相关信息在本地年鉴中予以突出记述。

而过于同质化的年鉴框架设计,可能会造成对本区域特色资料漏记、少记或不够突出的情况,以及年鉴出版物形式、年鉴信息开发利用方式不能适合本地域对地情信息资料需求的情况。地方综合年鉴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理应承担将本区域信息资料收集汇总、加工整理和发布利用的职责。^①因此,因地制宜探索县区级综合年鉴的编纂、利用和工作模式,对于提升年鉴质量,充分发挥年鉴信息资源的社会效益,就显得迫在眉睫。

二、县区级综合年鉴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由于县区级综合年鉴工作机构人员极度紧缺,经验有限,县区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省、市级区域存在差异,造成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中的常见“通病”,在县区级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中显得更为明显和集中。

然而,县区级综合年鉴也具备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所不具备的机遇,一方面是县区级区域普遍存在的综合性地情资料、地区宣传资料等材料相对较少的现象,而县区级综合年鉴及其衍生产品正可以弥补这一需求“缺口”;另一方面,对于县区级行政区下辖的乡、镇、街道等乡级行政区域,基本没有年鉴等年度地情资料载体,因此,相比于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县区级综合年鉴应留出更大比重的篇幅,记述下级行政区域的年度资料,发挥服务基层的功能。

(一)县区级综合年鉴的困境分析

1. 县区级综合年鉴组稿难度大,造成稿件内容的完整度低

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理论上,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料内容基本囊括了本行政区域年度发展情况的各方面基础信息和重要动态信息。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年鉴资料来源渠道单一,年鉴编辑部往往难以完整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相关资料。在县区级综合年鉴编纂中,资料来源渠道单一造成的年鉴内容单薄的情况,相比

^① 莫秀吉:《论地方综合年鉴的公共信息传播功能》,王守亚主编:《年鉴论坛(第六辑)》,长城出版社,2015年,第46~55页。

于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显得更为严重。

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中,年鉴稿件资料的常见组稿模式主要有三种,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本级行政区域政府的行政命令(通知、工作部署等),要求本级行政区域各公共部门提供稿件资料,即“行政手段组稿”模式。此外,作为承编单位供稿的补充,年鉴编辑部往往采用“主动约稿”和“自主采编”两种组稿模式来扩展年鉴的内容资料。“主动约稿”就是年鉴编辑部主动策划年鉴资料选题,向除了例行供稿的承编单位之外的部门、个人征集年鉴资料或年鉴稿件;“自主采编”就是依靠编辑部自身力量,组织编辑自主采集主流报刊媒体中的相关资料,完成年鉴稿件撰写。

在这三种组稿方式中,县区级综合年鉴往往都面临着远高于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的操作难度。首先,在“行政手段组稿”模式中,县区级综合年鉴更容易遭遇难以找到对应承编单位的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稿件内容与上级行政区域年鉴的稿件内容基本重合,如气象服务、防震减灾等工作内容,属于主城区的区级行政区往往没有独立开展相关工作,区级综合年鉴中往往也缺失相关内容,或照搬地市级综合年鉴相关部门的稿件;或者承编单位不属于本级行政区域统属,需要由上级行政区域的公共部门撰稿,这类情况更为常见,如区级行政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教育情况、金融行业发展情况等内容,由于相关工作通常由上级相关部门直接参与,造成县区级综合年鉴编辑部难以通过传统的行政命令手段来获取相关资料内容,往往造成年鉴中的相关内容缺失。

由于涉及向上级行政区域的公共部门征集稿件,县区级综合年鉴编辑部往往需要采用“主动约稿”的模式,向上级公共部门征集相关资料和稿件。“主动约稿”的成效不一,出现上级公共部门不重视乃至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的情况不在少数。而“自主采编”模式也受限于县区级报刊媒体力量薄弱以及年鉴编辑部自身人手不足、力量有限,往往也难以有效开展。

综上所述,县区级综合年鉴在组稿模式中存在着不同于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的难点,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针对性解决途径,组稿工作的不到位将导致县区级综合年鉴的资料出现缺失。

2. 县区级综合年鉴框架盲目“贪大求全”,造成拼凑条目、文字冗余等现象,无效信息泛滥,淹没有效信息

自“两全目标”提出后,县区级综合年鉴在较短时间内有了快速增长。新开编的县区级综合年鉴往往是在省级、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指导下,由县区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在启动编纂之初,往往存在借鉴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情况。这种借鉴的优势在于,一些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普遍开编,其框架设计经过打磨,已较为完善,借鉴上级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县区级综合年鉴能够较快完成启动编纂,并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的工作节奏。但借鉴的弊端也不容忽视,一些县区级综合年鉴将借鉴等同于复制,完全照搬上级年鉴的框架,框架设计不能适应本级行政区域实际情况。

照搬年鉴框架设计的核心问题在于框架设计的“不接地气”,最终将对信息资料的收录、归类造成“掣肘”,进而降低年鉴的使用价值。行政区域级别越高,其经济门类、行业部

门种类和数量以及自然地理、人文民俗的复杂程度也越高,本级综合年鉴需要收录的信息资料也随之更加门类齐全、数量丰富,因此就需要更加全面的“大框架设计”来统领各方面信息资料。这就是下级综合年鉴不能盲目照搬上级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根本原因。

县区级综合年鉴如果盲目套用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框架设计,会造成将数量有限的信息资料拆分过于碎片化,填充到一个过于庞大的年鉴框架中,破坏了信息资料的完整性和内在逻辑;或是相同、相似的信息资料重复出现在不同类目、分目中,造成交叉重复严重;更有甚者,为了支撑框架,收录了较多承编单位的机构人员设置、内部管理规定、普遍性的原则规范、内部活动等内视性资料,这些与多数读者无关的“无效信息”数量庞大,淹没了“有效信息”,造成了读者使用年鉴查阅信息时难度增加。

3. 年鉴产品利用效率低:小众读物,发行范围较小;纸质载体为主,利用效率偏低

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的工作目标,往往以是否使用书号、刊号出版作为衡量标准,但对于发行环节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出版包括编辑、印刷、发行三个方面,这三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①在出版工作中,发行作为沟通作者、出版者(出版社、期刊社)和读者的纽带环节,对于出版物能否被读者知悉、获取和使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国内多数的地方综合年鉴在出版物形式上,还是以纸质出版物(图书、期刊)为主流,部分年鉴以纸质版为蓝本,制作电子版年鉴,随书附赠光盘。目前地方综合年鉴的现状,不仅大多数的地方综合年鉴仍然停留在每年以书号(刊号)出版一卷年鉴的情况,甚者相当数量的地方综合年鉴并没有公开发行,也就是将出版的年鉴主要用于向承编单位、各级行政机构和单位内部赠阅,剩下的纸质年鉴则束之高阁,忽视了公开发行为发挥年鉴提高公共服务、提升地方志工作机构影响力的重要意义。

(二)县区级综合年鉴的机遇

1. 县域范围内综合性地情资料品种少、需求大

虽然县区级综合年鉴在编纂过程中面临组稿难度大、编纂力量弱等困境,但由于县区级行政区域内综合性地情资料品种相对较少,年度地情出版物更为稀缺,而县区政府及政府部门、各类机构出于查询资料、宣传推介需求,都需要以综合性地情资料为依托,这就为县区级综合年鉴留下了广阔的需求空间。

对于省级、市级行政区域,虽然综合年鉴是主要的年度地情出版物类型,但也存在其他类似的综合性、宣传性资料。例如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或党委宣传部等部门组织编纂的城市手册、城市宣传材料以及商务部门组织编纂的城市招商推介资料,旅游部门组织编纂的旅游导览手册等,这些资料或较为全面、或集中于某些领域,虽然在地情资料全面性、连续性、完整性方面不及地方综合年鉴,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地情资料汇总、宣传推介的作用,对公众提供地情资料和相关信息。相较于省级、地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规模而言,县区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规模小、人员力量弱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多数县区级地方志

^① 许力以:《出版是人类进步的杠杆》,《编辑学刊》1989年第2期。

工作机构难以组织力量,逐年编纂较为完整的地情资料,而在县域内相关部门、机构,无论是出于对内需求,掌握全县年度发展状况,还是对外需求,宣传、展示县域发展前景,促进招商引资、人才流动、旅游推介等领域发展,都需要一份完整的年度地情资料作为“数据库”支持。

在这种“供小于求”的需求背景下,县区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主动作为,以按时保质编纂综合年鉴为基础,满足公众对于地情信息的需求,并以此为契机,探索开发多种类型的地情资料产品。

2. 乡镇(街道)区域缺乏地情资料

乡镇(街道)缺乏相应地情资料出版物的原因,在于缺乏本级专门从事地方志工作或地情资料开发利用的相关部门,因此长期以来,乡镇(街道)区域的地情资料的开发利用工作一直处于民间自发组织的状态,缺乏官方机构的系统性指导。

近年来,乡镇村志编修工作成为地方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由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推动或直接参与的乡镇(街道)志编修工作,系统梳理、汇总乡镇(街道)地情资料,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当地地情资料,进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对于乡镇(街道)地情资料的需求。但由于采用志书形式记录乡镇(街道)地情资料,造成资料的更新周期较长,无法及时更新乡镇(街道)年度地情资料,时效性较差。因此,势必要采用其他出版物形式作为补充来记录乡镇(街道)的年度地情资料概况。

在各级地方综合年鉴的篇目框架中,记述下级行政区域年度发展概况的内容都是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该部分内容往往独立为一个类目(栏目),以“市县概况”“县(市)区”“行政区域”等命名,记载内容为下级行政区域年度基本概况。记述下级行政区域的范围不固定,地市级综合年鉴通常记述各县区级行政区域的年度概况,部分省级综合年鉴则记述市、县两级行政区域的年度概况。

下级行政区域年度概况虽然是一卷地方综合年鉴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占比篇幅一般不宜过多。尤其在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面开编的背景下,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应当将篇幅重心用于全面记述本级行政区域情况,下级行政区域的详细内容应当由下级行政区域的综合年鉴记述。而对于县区级综合年鉴,由于乡镇(街道)没有开编综合年鉴,因此适当增加下级行政区域年度概括内容的信息量,既可以填补乡镇(街道)年度地情资料缺乏系统记述的空白点,又可以满足公众对于相关年度地情资料的需求,这应当成为县区级综合年鉴编纂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着力点。

三、县区级综合年鉴差异化发展的举措

(一)年鉴框架设计适当“升格”与“降格”,条目设置兼顾稳定与动态

1. 框架设计的“升格”与“降格”

根据《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地方综合年鉴一般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层次划分的目的在于对资料进行适当的分类和归并,避免出现资料内容较少却设置

的层次过高,造成各层次内容单薄,或使用无效信息“滥竽充数”;也避免出现资料内容丰富却设置的层次较低,造成各层次内容臃肿,或部分有效信息囿于篇幅有限而被舍弃、删除。因此在年鉴框架设计中,需要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通过适当的“升格”与“降格”,调整资料分类的层次,实现突显地域特色内容,避免无效信息。

资料层次的“升格”与“降格”在经济部类的各类目(栏目)中较为常用。由于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产业门类差异较大,并且普遍难以按照《国民经济分类标准》实现行业、领域齐全。因此,县区级综合年鉴在框架设计时应当结合本地域实际,将地域特色、优势的产业、产业门类适当“升格”,“在‘全’的基础上突出‘特’,突出每个城市独有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①;对于本地域弱势行业、门类,则适当“降格”,可以归并入“综述”等分目中,作为一个条目录述。

2. 条目设置兼顾稳定性与动态性

多数地方综合年鉴采用条目体结构,以条目作为记述信息的主要单位。地方综合年鉴的条目设置应当兼顾动态性和稳定性。稳定性条目“是指每年都设立的一批主题不变、内容逐年更新或变化较少的条目”^②,记述某项事业(行业、领域、产业等)的基础性资料,确保信息收集、记录的纵向连续性和可比性。动态条目则记述年度新、大、特、要事件(活动、项目等),突显年度特色内容。一般而言,在一卷年鉴中,稳定性条目数量高于动态性条目。但近年来,稳定性占比过大,动态性条目稀缺的现象越发普遍。

动态性条目数量过低,则不利于突出年度特色的内容、资料。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承编单位撰稿人每年墨守成规地撰写稿件,没有对本部门年度工作亮点进行提炼,加工整理出动态性条目,而是将全部工作分解在各个稳定性条目中;另一方面,年鉴编辑也没有对来稿进行深度加工,或是对承编单位工作不够熟悉,难以梳理出年度亮点,并建议撰稿人补充修改为动态性条目。正是基于两方面因素,造成部分地方综合年鉴动态性条目数量和比例逐年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年鉴编辑更应当加强挖掘稿件中的线索,提示撰稿人补充完善。

(二) 拓展入鉴资料的范围

1. 纵向拓展:重视下级行政区域资料收集

乡镇(街道)由于没有地方志工作机构,也没有地方综合年鉴等稳定的年度地情出版物,因此乡镇(街道)的年度地情资料既缺乏系统收集、整理,也缺乏相关载体。然而社会公众对于各级行政区域地情信息又存在广泛需求,这就为县区级综合年鉴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机遇,以整合、记录下级行政区域的年度地情信息为切入点,适应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提升县区级综合年鉴的读者覆盖面。

下级行政区域的基本情况、年度发展主要情况等基础性地情信息是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和内容选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县区级综合年鉴应当将记述下级行政区域地

^① 阳晓儒:《城市综合年鉴编纂散论》,线装书局,2009年,第81页。

^② 杨军仕、王守亚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第116页。

情信息的范围再进行适度扩大,不仅限于作为最基层行政区划的乡镇(街道),还应当包括不纳入行政区划的社区(村)区域,适度记述社区(村)区域内发生的年度大事要闻。

在地情信息的取舍标准方面,宜强调“新、大、特、要”,忌“面面俱到”兼顾乡镇(街道)的基础资料。由于县区级综合年鉴面对的下级区域包括了乡、镇、街道以及为数众多的社区、村,记述范围广泛,对象众多,难以对各个乡镇(街道)、社区(村)年度工作、发展状况面面俱到进行记述。一般而言,在乡镇(街道)的类目(栏目)中,会将各乡镇(街道)独立设置为一个分目,在每个分目内,也只能有选择地重点记述各乡镇(街道)地理、辖区、人口、特色等基本情况,经济建设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等主要方面的年度信息以及一些重要事件、活动等。对于数量更多的社区(村),则更加不可能面面俱到进行记述,应该强调按照年鉴信息“新、大、特、要”的收录标准,选择发生在社区、村中具有重要意义、典型意义的事件、活动进行记述,做到既不要求每个社区、村都有设置条目,也不能因为一些事件、活动是发生在社区、村的区域,就忽略了其意义而漏记。此外,还应当重视对每个乡镇(街道)基础信息的记述,包括地理、辖区、人口、历史民俗、地域特色等基本情况以及下辖社区(村)的基本情况,可以采取表格形式,列出乡镇(街道)基础信息、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地直观获取信息、资料。

2. 横向拓展:借助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力量,收集驻地单位相关资料

需要驻地机构提供相关年鉴稿件,一直是各级综合年鉴组稿工作的难点之一。由于行政手段仍是地方志工作的主要推动力,地方综合年鉴的主要组稿模式仍然是“行政手段组稿”,进行组稿任务布置、稿件征集、督促供稿。在依靠行政手段开展的地方综合年鉴组稿工作中,一旦遇到超出行政隶属关系的驻地单位,则地方志工作机构就难以依靠本级政府关于年鉴工作的行政命令,去要求驻地机构提供年鉴稿件。

面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工作难点,笔者认为,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内,推动建立自上而下的综合年鉴稿件共享机制,有助于降低各级地方综合年鉴的组稿工作难度,减少重复工作量,实现“一次征稿、多次利用”。

驻地机构的稿件,较多出现在概况、概貌类目以及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教育、文化等类目中。例如概况、概貌类目中的关于气候的稿件,金融类目中关于部分驻地银行的稿件,教育类目中关于学校的稿件,文化类目中关于文化机构的稿件,这些机构由于其级别或归口管理单位是属于省级、市级,因此在省级、地市级综合年鉴中出现,但出于属地原则的考虑,其稿件也可以刊载于驻地所在的地市级、县区级综合年鉴中,且稿件内容基本相似。对于这种情况,鉴于下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向上级部门的驻地机构征稿中往往困难较大,如果通过构建地方志系统内的地方综合年鉴稿件共享机制,加强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下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工作难度。同时,也符合《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对于省级、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提出的指导下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工作的要求。

(三)提升县区级综合年鉴的资料利用率

“修志为用”“读志用鉴”等观点都说明了地方志、年鉴工作者对于提升地方志、地方

综合年鉴利用率的共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地方志工作机构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仍然存在将编纂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束之高阁”的情况。地方综合年鉴除了具备重要的保存史料的存史价值,还具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提升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料利用率,前提是要准确定位目标读者,在满足目标读者的使用、阅读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细分读者类型,开发适合不同“分众”读者的年鉴产品,形成年鉴产品“矩阵”。

1. 重视发行工作

发行作为出版工作“编、印、发”三大流程之一,是与编辑、印刷同样重要的出版流程,并且作为沟通作者、出版社和读者的关键一环,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发行是沟通出版物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中介……使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①重视地方综合年鉴的发行是地方综合年鉴得以发挥其功能的第一步,如果发行环节缺失,读者无法获取年鉴,发挥年鉴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组织出版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法定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地方综合年鉴出版全流程中,地方志工作机构需要事事“亲力亲为”。相反,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更加侧重于发挥管理职能,采用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等模式,委托专业机构负责地方综合年鉴的部分出版流程,包括发行流程,这样有利于地方志工作机构集中有限的人力资源,把控地方综合年鉴出版全流程,同时借助社会专业化力量,提升地方综合年鉴质量和资料利用率。

2. 探索开发各类年鉴产品

加强发行覆盖面是提升地方综合年鉴资料利用率的前提条件,发行覆盖面决定了地方综合年鉴资料利用的广度。然而,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料利用不应当仅仅依靠纸质年鉴的发行覆盖面,除了强调提升广度以外,还应当加强深度,除了最常见的纸质年鉴外,还应当提供地方综合年鉴资料的多种利用形式。因此,开发不同类型的地方综合年鉴产品形式可以成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探索方向。

根据读者的需求开发不同类型的年鉴产品,这在国外年鉴中较为常见。例如《世界年鉴》,除了提供完整的纸质版年鉴,还针对年幼读者,出版《世界年鉴(儿童版)》以及开通官方网站,提供信息服务。^②近年来,国内一些年鉴也开始类似的探索,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开发不同类型的年鉴产品。例如,针对国外读者出版英文版年鉴。《上海年鉴》编辑部从2002年创办《上海年鉴》英文版,成为“上海向世界展现风采的重要窗口,也是外国友人了解上海的重要途径”^③。此外,《广东年鉴》《广州年鉴》《深圳年鉴》等都出版了英文版年鉴。又如,选取年鉴中的信息资料,出版便携的年鉴简本、口袋书。《广东年鉴》《江苏年鉴》都公开出版简本年鉴,《泉州年鉴》配套有同样以公开出版物形式出版的《泉州日记》。

除了省、市级综合年鉴积极进行的探索与尝试,一些县区级综合年鉴也开展了许多“接地气”的探索模式。例如,作为县区级综合年鉴的《福清年鉴》《闽侯年鉴》,每卷均配

① 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出版专业实务》,崇文书局,2011年,第346页。

② 罗伯特·法米盖蒂、杨永成:《〈世界年鉴〉的编辑和出版》,《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王师师:《英文年鉴,一张重要的城市名片》,《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8日,第5版。

有相关年度《福清大事记》《闽侯大事记》等汇编手册,以内部出版物形式出版,进行内部赠阅。

采取内部出版物、赠阅等简易模式,无异于降低了年鉴资料开发利用的难度和门槛,同时能够有效拓展年鉴资料的覆盖面。由于县区级行政区域内,年度性、综合性宣传、简介资料普遍较少,县区级综合年鉴编辑部完全可以利用已经编纂完成的年鉴,抽取其中的部分资料,编纂年度大事记、县情手册等内部出版物,相比于年鉴简本、英文版年鉴,这类内部出版的县区资料虽然简易,但用途却可以很丰富,既可以作为县域推介读物,用于旅游、招商等宣传推介,也可以作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资政参考,尤其是可以为乡镇、街道一级政府部门提供信息资料,实现信息共享。同时,由于采取内部出版、公开赠阅或内部交流等工作模式,可以降低县区级综合年鉴编辑部的工作难度,避免设定过高的目标要求从而产生畏难情绪,以相对简单的模式,有效拓展县区级综合年鉴资料的利用率。

3. 接入省市年鉴数字化平台

数字出版浪潮对于传统出版业的冲击和改造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而出版业向数字出版转型的趋势也是不容否认的。作为仍然以纸质出版物为主要载体形式的地方综合年鉴,不能对数字出版的趋势熟视无睹。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网络年鉴也凭借使用门槛低、信息量大、多媒体表现形式及信息链接和检索便捷等纸质年鉴所不具备的优势,日益挤压纸质年鉴的生存空间。

地方综合年鉴转向网络年鉴、年鉴数据库应当是一个趋势,甚至可以说,“网络年鉴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①。一些年鉴编辑部已经开始了先行先试,例如《苏州年鉴》的网络版年鉴,《萧山年鉴》的微信小程序等探索模式。

自建网站对于多数县区级综合年鉴编辑部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要求,事实上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由于各省、市地方志工作机构基本都建有地情网站,并已经统一接入中国地情网,通过国家、省、市这一系列地情网站平台,完全可以实现将各级综合年鉴资料进行网络发布,全面提升年鉴资料的覆盖面和利用率,同时也使作为公共产品的地方综合年鉴回归公益性。这就要求至少在省级层面应当做好规划,逐步引导县区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年鉴编辑部,以市级地情网站为平台,将县区级综合年鉴的资料汇总在各市级地情网站。这也对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即在做好本级综合年鉴资料网络发布工作的同时,还应当肩负起县区级综合年鉴资料网络发布的工作。

责任编辑:冷晓玲 朱海

^① 肖东发等:《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400页。